國際關係學報 第四十六期（2018 年 12 月）頁 33-61
DOI: 10.30413/TJIR.201812_(46).0002

中國銳實力對澳洲安全的衝擊：楔式戰略的觀點

黃恩浩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摘要

隨著中國在國際上的快速崛起，印太區域國家幾乎都已經感受到了中國政治經濟的影響力與滲透力，位於南太平洋區域的澳洲當然也不例外。近年來，北京當局正以所謂的「銳實力」來滲透澳洲政治、經濟與社會，這因此也引起坎培拉當局對北京的魅力攻勢經濟外交提高警覺性，對中國無所不用其極的滲透與干預手段，澳洲也以修正國安法及制訂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案等方式因應之。因為澳洲的國家安全是奠基在以美國為中心的多邊安全同盟基礎上，一旦中國共產黨滲透到澳洲的政府決策與安全系統，這不僅將會破壞澳洲的民主政治發展，亦會弱化同盟國對澳洲的信賴，進而影響到澳洲國家安全的建構。北京究竟如何操作銳實力來影響澳洲？坎培拉又要如何因應？為了能深入探討這個問題，所以本研究將嘗試採用「楔式戰略」的觀點來進行初步分析。

關鍵詞：經濟滲透、政治干預、銳實力、楔式戰略

壹、前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趨勢，中國經濟不斷的發展與擴張，使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影響力因此成為當今中國建構對外關係的重要面向。北京在 2005 年版的《中國外交》白皮書中首次提出「經濟外交」[1] 一詞來界定未來的外交政策方向，此後這種以經濟力促進國家對外關係影響力的概念便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思維。[2] 北京的經濟外交可以說是一種柔性的「魅力攻勢」（charm offensive）外交，其運用經濟、貿易、金融與投資等方式來影響國際社會，[3] 以及強化共產黨與海外的華人社群建立緊密經濟關係，藉以干預當地國政治與經濟來達成北京對外統戰之目的。[4] 這不僅讓中國的周邊國家感受不到直接的安全威脅，在北京「不干涉內政」的外交原則下，更讓區域國家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擴張有著共存共榮的期待和想像，這種權力運作現象類似學者 Joseph Nye 多年前所提出的「軟實力」。[5]

為了影響民主國家的政策制訂方向和弱化其對中國的敵意，北京近年來藉著其他國家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其不僅利用滲透式的投資和貿易等經濟外交手段，同時也藉著在當地操控新聞輿論、設立孔子學院、賄賂官員與監視異議人士等手段來增加對目標國內政與外交的影響。這種從威權國家發展出來具有侵略性的軟實力，有學者稱為「中國因素」或「紅色滲透」等，[6] 而美國學者 Christopher Walker 和 Jessica Ludwig 將其稱為「銳實力」（sharp power）。他們認為，「銳實力」既不像「硬實力」具明顯的強制與壓迫特質，也不像「軟實力」具溫和的吸引力和說服力的特性，它就像「特洛伊木馬」（trojan horse）一樣，暗中對目標國進行內政滲透、政策操控與外交分化。[7]

---

1 David 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4-43.

2 中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司，**中國外交**（2005 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 年）。

3 趙文志，**中國大陸經濟外交的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出版社，2016 年），頁 24-39；63-96。

4 Jonas Parello-Plesner and Belinda Li,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oreign Interference Operations: How the U.S. and Other Democracies Should Respond* (Washington DC: Hudson Institute, 2018), p. 3.

5 Joseph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p. 1-32.

6 關於「中國因素」與「紅色滲透」的分析，可參考：吳介民、黃健群、鄭祖邦，**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台北：左岸文化，2017 年）；何清漣，**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新北：八旗文化，2019 年）。

7 Christopher Walker and Jessica Ludwig,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in the Demo-*

「銳實力」主要是為探討中國對外影響力與滲透力而發展出來的概念，並且與「軟實力」做一區別，本文視該概念為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簡稱「統戰」）指導下的政治活動與外交影響力。統戰工作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8]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掌權以來亦相當重視對外統戰工作這項「法寶」。西方學者與媒體將中文「法寶」一詞翻譯成 magic weapon（魔法武器），[9] 並認為其操作手法在於透過政治獻金、經貿投資，以及對學術機構和媒體進行操控，來干涉他國內政和洗腦他國人民，以塑造一個「親中」或「中立」的國家，並對抗「非親中」的國家為目標，也就是所謂的「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作法。目前中共對海外統戰手法有三個方面：第一、利用經濟關係操作政治影響力；第二、控制媒體與宣傳；第三、推翻不利於中國的論述。[10] 其統戰組織相當龐大（關於中國的統戰組織，請參考圖 1），統戰對象幾乎包含外國政黨、政治人物、媒體、學者、商人、學生以及社會大眾等等。

從戰略的角度，北京為了因應與反制美國及其同盟國對中國擴張的制衡，其必須對非親中的國家採取分化策略，統戰因此成為中國在國際政治上重要的工作。儘管目前各界對銳實力一詞的界定仍存有不同的界定，但從大部分西方相關研究報告與媒體分析都將中國的銳實力視為是其統戰工作之一環的角度，中國對美國的忠實盟友澳洲進行政治與經濟的干預與影響，其戰略目的就是要試圖對澳洲進行統戰並分化美澳同盟關係。針對這種分化的作為，國際關係研究中的「楔式戰略」[11] 概念，因此可作為分析該議題的切入點。

---

cratic World (Washington DC: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2017), pp. 6, 13-24.

[8] 楊衛敏，「習近平總書記統一戰線重要思想論綱」，**中央統戰部網站**， <http://www.zytzb.gov.cn/tzb2010/s1487/201612/ea8089fee09a4971ab273387d0fcd807.shtml>（2016 年 12 月 3 日）。

[9] Anne-Marie Brady, “Magic Weapons: China’s Political Influence Activities under Xi Jinping,” *Wilson Center*, <https://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for_website_magicweaponsanne-mariesbradyseptember2017> (2017).

[10] Alexander Bowe, Policy Analyst, Security and Foreign Affairs, *China’s Overseas United Front Work Background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S.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18), pp. 15-18.

[11] Wedge is a piece of hard triangular shaped tool with two principal faces meeting in a sharply acute angle, for raising, holding, or splitting objects by applying a pounding or driving force, as from a hammer.「楔」是指可導致物體、事物或事情分裂的起因或工具言。參考：Sybil P. Parker, ed., *McGraw-Hill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92), p. 20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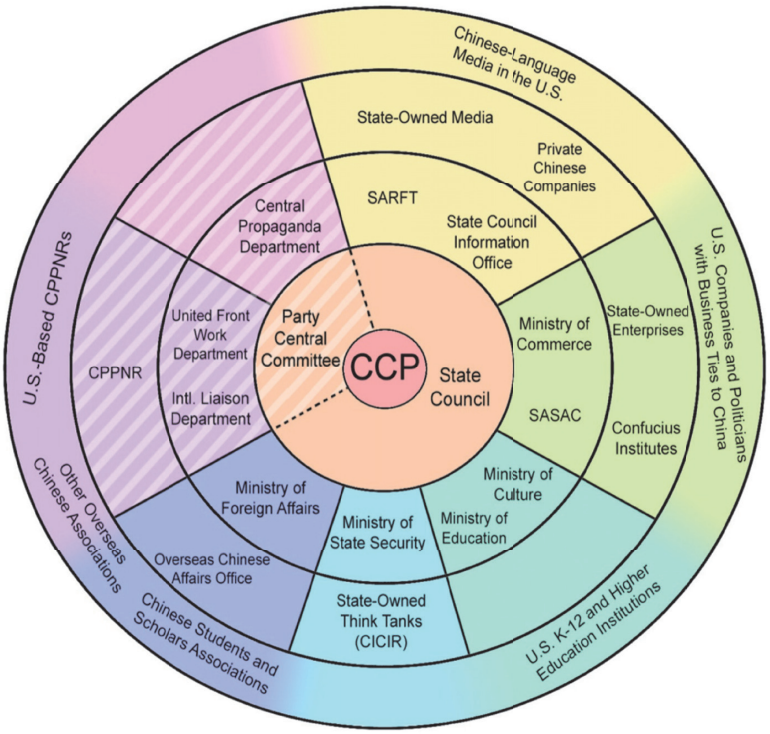

圖 1　中國共產黨的滲透範圍

資料來源：Jonas Parello-Plesner and Belinda Li,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oreign Interference Operations: How the U.S. and Other Democracies Should Respond* (Washington DC: Hudson Institute, June 2018), p. 15.

目前，中國經濟崛起已經造成區域與國家經濟發展相當倚賴中國市場，澳洲也不例外；這種與中國經濟相互依賴的現象不僅弱化了中國威脅論，同時強化了中國對區域經濟的主導權。儘管澳洲國家安全是倚靠以美國為中心的同盟關係，但澳洲經貿發展卻是相當依賴中國。在澳洲必須採取「政治傾美、經濟傾中」兩手策略的情況下，其因此成為中國試圖要弱化美國在亞太民主聯盟的目標國之一（紐西蘭也是）[12]，中國更將其對澳洲的經濟影響力轉變成政治影響力，試圖左右澳洲內政與外交。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是，究竟中國「銳實力」如何影響著澳洲國家安全？澳洲對中國滲透的因應對策又為何？為了深入分析此問題，本文乃嘗試以「楔式戰略」觀點來進行初步的探討。

---

[12] Anne-Marie Brady, "Magic Weapons: China's Political Influence Activities under Xi Jinping," *op. cit*.

貳、中國銳實力背後的「楔式戰略」思維

學者 Timothy Crawford 認為，「楔式戰略」（wedge strategy）是一種「國家在可以接受的代價下試圖阻止、破壞或弱化一個具威脅性或圍堵性聯盟出現的戰略。」[13] 當這種戰略取得成功時，分化者（操作楔式戰略的國家）因為減少對手國數量和弱化聯盟力量而達到建構安全環境之目的。從這角度觀之，由於美國對於中國的擴張行徑仍是採取「圍堵」（containment）與「交往」（engagement）並行的策略，[14] 所以弱化以美國為首的同盟關係可謂是中國對抗（反制）被西方圍堵的重要戰略。此外，楔式戰略的操作亦可能將對手國家轉變成中立國或己方盟國。[15] 因此，在理論上，該戰略操作有可能引發國際體系「權力轉移」現象，其結果亦會對國際關係發展的方向產生重要影響，但這仍需要長時間的觀察與驗證。

國際政治現實主義主張，國家行為者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環境中為了生存和安全，必定相當關注如何獲得更大的權力與安全。對於權力的追求，現實主義者相當強調兩種途徑：第一、提升國家物質實力；第二、強化安全同盟關係。此外，國家行為者還可藉由柔性的經濟、貿易和投資等手段來滲透、影響、分化、干預對手國家的內政與外交政策方向，並弱化對手國的外部同盟關係，進而提升分化國在國際上的相對權力與影響力。值得補充的重點是，儘管在國際關係研究上所使用的「影響」（influence）[16] 和「干預」（interference）[17] 這兩個詞在操作上有程度上的區別（請參考圖 2），但從中共對西方民主國家操作銳實力的現象可以發現到，從提供資金給相關組織以擴大影響力，一直到以賄賂和間諜活動來對他國政治系統的干預，這些活動幾乎是全面性的。

銳實力所觸及的範圍很廣，中國銳實力對澳洲的衝擊與其楔式戰略操作是相輔相成的，銳實力可以說是北京楔式戰略操作的主要載體。楔式戰略的運作主要是綜合運用政治、經濟、文化與外交等資源，並輔以承諾、威脅、獎勵、

---

[13] Timothy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2011), p. 156.

[14] Zalmay Khalilzad, “The Case for Congagement with China,” *National Interest*,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e-case-congagement-china-21232> (June 19, 2017).

[15] Timothy Crawford, *op. cit*., p. 155.

[16] 「影響」是指對人事物起著一定的用而言，有著潛移默化的意思。

[17] 「干預」是指對人事物的操控或阻礙而言，有著強制涉入的意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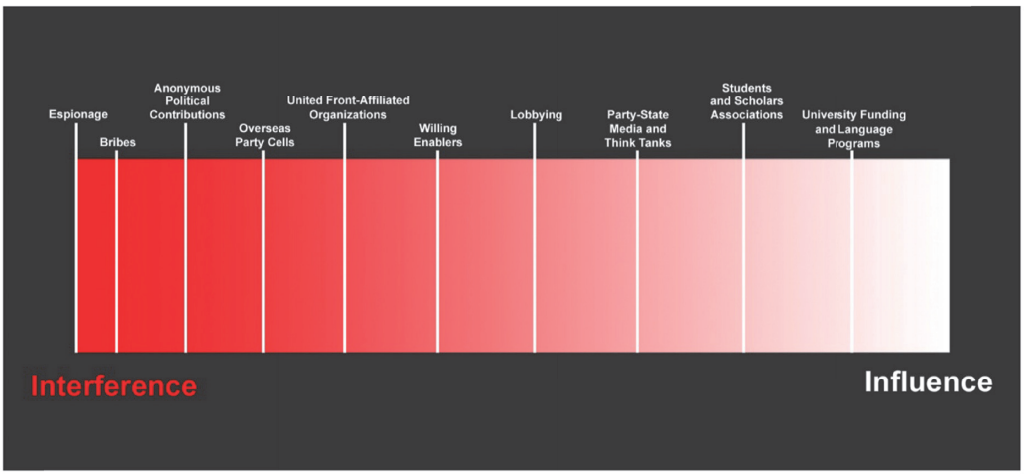

圖 2　中共對他國影響與干預的光譜

資料來源：Jonas Parello-Plesner and Belinda Li,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oreign Interference Operations: How the U.S. and Other Democracies Should Respond* (Washington DC: Hudson Institute, June 2018), p. 27.

處罰的方式，來顛覆目標國的內政團結與國際聯盟，以弱化或解除來自目標國和其聯盟的威脅，這戰略可謂是一種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此戰略可以說是崛起中的國家為破壞特定國家聯盟內部團結、規避抵銷（countervailing）、外在制衡（balance）或圍堵（containment）的重要手段。[18]

嚴格來說，楔式戰略思惟並非是現代西方國際政治的產物，研究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就可以發現到，這楔式戰略思維早已存在，例如：中國軍事古籍《孫子兵法》中的「用間」篇就提到要分化、削弱與破壞敵人的力量與團結；[19]「謀攻」篇說的伐謀和伐交乃強調運用各種謀略來削弱敵方國力，破壞其團結，妨害其政務的正常運作。[20]《六韜》的「文伐」篇主張要擴大敵國內部的矛盾，進而分化、削弱及顛覆敵人；[21]「三疑」篇強調要謹慎使用謀略去離間敵國，並要用財物去收買敵國臣民；[22]「少眾」篇認為以寡擊眾之法在於和大國同盟與鄰

---

[18] Timothy Crawford, *op. cit*., p. 159.

[19] 張盟麗，**孫子兵法**（台南：文國書局，1996 年），頁 231-254。

[20] 同前註，頁 30-34。

[21] 烏錫非，**新譯六韜讀本**（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頁 61-68。

[22] 同前註，頁 71-74。

國協助，進而孤立敵人。[23] 對照相關研究可以發現，楔式戰略並非是新的概念，只是該戰略在現代國際政治操作上的表現更為細膩。[24]

一、研究國際政治中楔式戰略的必要性

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理論幾乎是國家決策者在處理對外關係所要考量的重要方向。權力平衡的運作包含「內部平衡」（internal balancing）與「外部平衡」（external balancing）兩個方向，[25] 前者是指對內強化自己的軍事實力，後者是指對外結盟，並利用「扈從」（bandwagoning）、「虛應故事」（balking）、「卸責」（buck-passing）與「滲透」（penetrating）等方式抵制外部威脅，並削弱的敵對同盟的團結力量。[26] 基於此，楔式戰略的操作與達成外部平衡息息相關，銳實力可以說是外部平衡的一種應用與途徑，兩者在操作上可以是並行不悖的關係。

楔式戰略在國際政治學中被歸納在現實主義權力平衡與聯盟理論的範疇，雖然其論述尚未成熟，目前仍處於概念的階段，但是其在國際環境中的實際運作卻已累積了相當豐富的歷史經驗。例如：在 1950 年代，在中國與前蘇聯的同盟期間，美國就曾經在中蘇之間操作楔式戰略，試圖弱化中蘇聯盟對美國安全的威脅。[27] 在實踐方面，對楔式戰略研究可以幫助國家領導人明白導致發生戰

---

[23] 同前註，頁 194-195。

[24] 相關研究參考：Michael D. Pixley, “Eisenhower’s strategy in Taiwan Strait drove a wedge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Military History*, Vol. 21, No. 26 (2005), pp. 13-24; Timothy Crawford, “Wedge Strategy, Balancing, and the Deviant Case of Spain, 1940–41,”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1 (2008), pp. 1-38; Timothy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2011), pp. 155-189; Yasuhiro Izumikawa, “To Coerce or Reward? Theorizing Wedge Strategies in Alliance Politics,” *Security Studies*, Vol. 22, No. 3 (2013), pp. 498-531; Hyon Joo Yoo, “China’s Friendly Offensive Toward Japan in the 1950s: The Theory of Wedge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ian Perspective*, Vol. 39, No. 1 (2015), pp. 1-26；劉軍，「中蘇同盟形成與破裂過程中的美國因素」，**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第 39 卷第 3 期（2007 年），頁 9-13；鍾振明，「楔子戰略理論及國際政治中的制衡效能」，**國外社會科學**，第 6 期（2012 年），頁 76-84；王曉虎，「美國楔子戰略與亞太聯盟預阻〉，**國際展望**，第 3 期（2017 年），頁 58-77。

[25] Jack Levy, “what Do Great Powers Balance Against and When?” in T. V. Paul, James Wirtz and Micha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5

[26] *Ibid*., p. 169.

[27] 相關研究參考：Michael D. Pixley, “Eisenhower’s strategy in Taiwan Strait drove a wedge between

爭的可能根源、制定有效政策來因應敵國，並鞏固己方內部團結與外部聯盟。[28] 在理論方面，研究楔式戰略亦有助學者或決策者了解制衡戰略失效的原因，並可強化權力平衡的研究論述。[29]

二、中國楔式戰略在澳洲目標與類型

目前在國際政治的研究領域中，國家行為者操作楔式戰略的目標主要包括：「聯盟重組」（realignment）、「聯盟解除」（dealignment）、「聯盟預阻」（prealignment）和「聯盟分化」（disalignment）四種。「聯盟重組」就是化敵為友，將目標國從敵對聯盟中拉攏過來；「聯盟解除」是指通過操作楔式戰略使敵對聯盟不復存在；「聯盟預阻」是指使敵對聯盟胎死腹中，防患於未然；「聯盟分化」是指通過以楔式戰略的運用來弱化敵對聯盟的威脅，並造成聯盟內在衝突。[30] 除聯盟分化所涉及的範圍相對寬泛外，其他楔式戰略目標都比較明確。

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澳洲國家安全幾乎是奠基在加入強權同盟的依賴上，先是英國後是美國。迄今，與國際強權結盟的戰略偏好可以說是澳洲建構國家安全的戰略文化。[31] 澳洲現在除了參與「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ANZUS Treaty）、美英加澳紐「五眼聯盟」（Five Eyes）、[32]「澳美部長級雙邊會晤」（AUSMIN），澳洲也加入美國飛彈防禦計畫（US Missile Defense Program），以及美日澳印四國「民主鑽石」聯盟等。[33] 中國面對目前澳洲與強權結盟的現

---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Military History*, Vol. 21, No. 26 (2005), pp. 13-24; 劉軍，「中蘇同盟形成與破裂過程中的美國因素」，**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第 39 卷第 3 期（2007 年），頁 9-13；王曉虎，「美國楔子戰略與亞太聯盟預阻〉，**國際展望**，第 3 期（2017 年），頁 58-77。

[28] Jacks S. Levy and William R. Thompson, *Causes of War* (Chichester, UK: Wiley-Blackwell, 2010), pp. 64-65.

[29]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pp. 23-48.

[30] Timothy Crawford, *op. cit*., pp. 164-166.

[31] 黃恩浩，「從澳洲 2017 年外交白皮書解讀中型國家的安全觀」，**台北論壇**，<http://140.119.184.164/view_pdf/427.pdf>（2018 年 1 月 3 日）。

[32] Andrew O'Neil, "Five Eyes and the Perils of an Asymmetric Alliance," *Australian Outlook*, <http://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five-eyes-asymmetric-alliance/> (July 27, 2017).

[33] 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barrier=accesspaylog> (December 27, 2012).

狀，其可以操作的楔式戰略就是達成「聯盟分化」之目標，分化澳洲與其同盟國的關係，也就是藉統戰的方式讓澳洲疏離美國及其同盟國，以弱化美國在太平洋區域的影響力與領導力。[34]

基本上，學者 Timothy Crawford 將楔式戰略大致分為「攻勢」和「守勢」兩種類型。[35] 攻勢性楔式戰略是指，具有進攻意圖的國家通過採用楔式戰略來減少被他國制衡的可能性，進而造成他國外部制衡策略失敗。守勢性楔式戰略是指，謀求阻止或分化敵對聯盟通過守勢楔戰略反制權力平衡、破壞潛在的威脅者，並弱化或孤立主要威脅。不過，學術界關於這攻勢與守勢的區分還存在爭議。從中國近年來對澳洲、紐西蘭與美國等民主國家的積極的滲透與分化作為觀之，北京目前的銳實力操作大都存有這兩種類型的楔式戰略思維，所以本研究乃暫時不將中國楔式戰略歸納於任何類型。

參、中國銳實力在澳洲的戰略作為

美國「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學者 Jonas Parello-Plesner 與 Belinda Li 日前發表《中國共產黨對外干預活動：美國和其它民主國家該如何應對》（*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oreign Interference Operations: How the U.S. and Other Democracies Should Respond*）報告，強調「跟共產黨跑的西方人」（Western Enabler）助長中共國際影響力的擴張，[36] 表面指涉的是美國產官學研各界許多重要人士，當然暗指其他國家的親中政要。澳洲對中國門戶大開的時間，可以直接追朔到以陸克文（Kevin Rudd）為首的工黨執政時期。陸克文在 2007 年上台後擔任兩次澳洲總理，任期總計不到三年，對澳洲實質影響雖然有限，然而他當年執政時期大開親中政策門戶，如今澳洲面對中國銳實力的情勢如此嚴峻，曾經親中且忽略共產黨威脅的陸克文難以卸責。

由於中國的政治意識型態與西方民主國家不同，北京為長期監控對中共政權有異議的海外人士、影響當地國的社會輿論與政府政策制訂，以及弱化當地國的國際同盟等，北京乃不惜代價與不擇手段地運用國家可動用之資源，試圖從整體上配合支援其國安部與外交部從事的對外工作。澳洲媒體在 2017 年曾對

---

[34] Jonas Parello-Plesner and Belinda Li, *op. cit*., p. 4.

[35] Timothy Crawford, *op. cit*., pp. 175-187.

[36] Jonas Parello-Plesner and Belinda Li, *op. cit*., p. 12.

中共海外政經滲透作為進行調查，揭發了中共對澳洲經濟滲透與政治干預的嚴重性，並引起了國際社會對中國銳實力入侵的重視。

澳洲媒體集團費爾法克斯媒體公司（Fairfax Media）與澳洲廣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BC），製作名為「Four Corners」的節目，探討「權力與影響力：中國共產黨如何滲透澳洲」（Power And Influence: How China's Communist Party Is Infiltrating Australia）。[37] 該節目耗時超過五個月做成一份詳細調查報告，並在 2017 年 6 月 4 日於電視與網路上播出，揭露中國快速崛起後，中共當局利用財大氣粗的中國商人，在澳洲兩大政黨集團中公然捐錢買影響力，甚至到公開非法干預澳洲民主政治運作與政策制定的惡劣行徑。[38] 自該節目撥出以來，引起澳洲當局高度重視並決定以修法因應之。以下就中國在澳洲的幾個楔式戰略案例進行分析。

一、外交干預

嚴雪瑞（Sheri Yan）在 1987 年赴美留學時（同時替中國國際廣播公司工作）認識當時任職美國澳洲大使館的情報員烏瑞恩（Roger Uren）。烏瑞恩當時正在收集資料撰寫中共情報頭子康生的傳記《龍爪》（The Claws of Dragon），[39] 而嚴雪瑞則為其研究助理。在 1992 年，烏瑞恩任期滿調回坎培拉，並在澳洲國家（情資）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Assessments, ONA）一路當到副主任。嚴雪瑞在這段時間藉著流利的中英文與靈活的交際手腕，成為遊走在華府、北京、坎培拉政經領袖豪門之間的重要人物。[40]

烏瑞恩 2001 年離開公職後創立全球永續發展基金會（Global Sustainability

---

[37] Nick McKenzie, Richard Baker, Sashka Koloff and Chris Uhlman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ower and influence in Australia," *ABC News*, <http://www.abc.net.au/news/2017-06-04/the-chinese-communist-partys-power-and-influence-in-australia/8584270> (March 29, 2018).

[38] 陳宥樺，「權力與影響：中國對於澳洲的政治與學術滲透」，**新社會政策**，第 52 期（2017 年），頁 76-79。

[39] John Byron and Robert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Kang Sheng, the Evil Genius Behind Mao and His Legacy of Terror in People's Chin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Roger Uren is under the pseudonym John Byron of the book.

[40] Chris Wood, "Why an obscure memoir by a former Australian diplomat and veteran of Hong Kong's Phoenix TV is creating a flutter," *Post Magazine*, <http://www.scmp.com/magazines/post-magazine/short-reads/article/2097505/why-obscure-memoir-former-australian-diplomat> (June 9, 2017).

Foundation, GSF），並以嚴雪瑞擔任該基金會之執行長。該基金會雖為非營利組織，實際上卻是在美中澳三國及聯合國間從事政商、媒體、中介、顧問與遊說等工作。嚴雪瑞當時的座上賓更包括澳洲西田（Westfield）集團老闆羅威（Frank Lowy）、前澳洲總理陸克文[41]及霍華德（John Howard）、美國電腦軟體大亨諾頓（Peter Norton）、前美國總統柯林頓與前聯合國大會主席艾希等重要人士。[42]

2015 年 10 月 16 日，嚴雪瑞因以一百萬美金賄賂前聯合國大會主席艾希（John Ashe）等而遭聯邦調查局逮捕，並於 2016 年 1 月 20 日在紐約法庭被判 20 個月有期徒刑。[43] 同時，澳洲聯邦警察在她的住家搜索到很多澳洲情報機構的機密文件。據報導，可能是烏瑞恩任職 ONA 時非法帶回家的文件，該批機密文件包括「西方情報機構瞭解的中國情報機制細節」。[44] 嚴雪瑞也因此被媒體公開認定是中共在坎培拉和華府的頗有政治影響力的間諜，若她早已把那些機密文件交給北京當局，那才最為嚴重的國安問題。

二、政治捐獻

西方民主國家大都禁止外國的政治捐獻，但澳洲是唯一的例外。澳洲沒有立法禁止外國捐款，使其國會議員甚至內閣成員都可能受到外國以政治獻金影響澳洲政府政策制定的方向。中國富商在當地參與政治大多是以提供政治獻金的方式為之。以金錢購買影響力，此亦成為中共滲透澳洲政治的重要途徑。

以周澤榮（Chau Chak-Wing）為例，他發跡於中國廣州再移民至澳洲，旗下有一間名為僑鑫集團的公司，主要進行廣州土地開發與房地產交易因此致富。

---

[41] 根據維基解密中國密件摘要，陸克文 2010 年下台主因不慎介入中國派系利益糾葛，因為高額澳洲礦砂交易涉及北京回扣，上海派系把陸家受到「特殊照顧」的證據交給同黨政敵，導致陸克文火速下台。經察覺北京可能利用高額投資滲透澳洲國防機密後，2010 年澳洲當局開始釐清與北京關係。參考：吳介聲，「中國把澳洲當成『大後院』，台灣想當中國的什麼」，**上報**，<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5251>（2018 年 7 月 30 日）。

[42] Nick McKenzie, Chris Uhlmann, Richard Baker and Daniel Flitton, “Sheri Yan, jailed for bribing UN official, was target of secret ASIO raid in 2015,” *ABC News*, <http://www.abc.net.au/news/2017-06-05/sheri-yan-suspected-of-being-spy-secret-asio-raid/8585278> (June 6, 2017).

[43] The Associated Press, “Woman Involved in U.N. Corruption Case Is Given 20 Months in Prison,”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6/07/30/afternoonupdate/woman-involved-in-un-corruption-case-is-given-20-months-in-prison.html> (July 26, 2017).

[44] Nick McKenzie, Chris Uhlmann, Richard Baker and Daniel Flitton, *op. cit*.

嚴雪瑞曾經擔任過周澤榮顧問，並替其拓展跨國政經裙帶關係，可見雙方關係匪淺。周澤榮還在中國及澳洲辦報紙，並且成為廣東中共全國政協委員，與中共宣傳部及中共政協汕頭市委員會關係相當密切。當嚴雪瑞被美國調查涉及賄賂艾希之時，周澤榮也同時因涉及賄賂艾希而被聯合國調查。[45]

周澤榮在澳洲是以高額政治捐款著名的，他曾捐款 2 千萬澳元給雪梨科技大學（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UTS）蓋商學院大樓（該大樓命名為 Dr. Chau Chak Wing Building「周澤榮博士大樓」）。他曾捐 4 百萬澳元政治獻金給反對黨工黨與執政的自由黨聯盟雙方，因此很難看出他在澳洲的政治傾向。[46] 因為澳洲沒有立法禁止外國政治捐款，所以澳洲輿論和情報機構其實最關心的議題是，中共是否通過他們的政治捐款來干預澳洲的政治運作與政策制定？政治捐獻管道因此可能成為澳洲政黨政治運作中被外國滲透的薄弱環節。

三、政策影響

在澳洲政治捐獻有個特殊情況，亦即在非澳洲籍的捐款人中，中國人排第一位。就黃向墨而言，他是中共政協揭陽市委員會的一員。他在 2003 年創辦深圳市玉湖投資集團及玉湖集團有限公司，幾年前才移居到澳洲，並當上澳洲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主席，可謂是中共統戰部在澳洲遊說的先鋒。[47] 澳洲《時代報》（The Age）報道，這個組織自稱是一個促進中澳關係發展的非牟利組織，但它的內部文件顯示它是中國共產黨統戰部的「澳洲分部」。他在坎培拉進行很多政治捐獻，也跟周澤榮一樣是向澳洲執政黨與在野黨兩邊捐獻，便因此對澳洲政界有一定影響力。[48]

黃向墨曾有一項最爭議的政治捐款，就是在 2017 年澳洲大選前，黃向墨承諾要捐 40 萬澳元給工黨，但就在投票前幾週又撤銷此承諾，原因是當時有工黨

---

[45] 李芊，「澳籍華裔富商涉合謀賄賂聯合國高官」，**MSN 新聞**，<https://www.msn.com/zh-tw/news/world/ 澳籍華裔富商涉合謀賄賂聯合國高官 /ar-AAxGoGr>（2018 年 5 月 23 日）。

[46] 黃恩浩，「中共在澳大利亞的政經滲透途徑與作為」，**台北論壇**， <http://140.119.184.164/view_pdf/394.pdf>（2017 年 8 月 24 日）。

[47] Alex Joske, “Framing the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hip,” *The Strategist*,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framing-australia-china-relationship/> (April 24, 2018).

[48] Staff writers, “Chinese donor Huang Xiangmo’s $2 million party challenge to Liberal and Labor,” *NEWS.COM.AU*, <https://www.news.com.au/national/politics/chinese-donor-huang-xiangmos-2-million-party-challenge-to-liberal-and-labor/news-story/17d8d657e5347ec173d64cfa8f50cb99> (March 2, 2018).

議員在演講當中提到，澳洲政府應該參與美國以自由航行為名的南海巡邏行動。黃向墨認為這議員的言論是對北京在南海主權主張進行嚴重挑戰。[49] 相反的，澳洲參議員 Sam Dastyari 因接受黃向墨的金援而在國會替中共南海政策辯護，因而被迫辭參議員職務。[50] 很明顯的，黃向墨的作為就是要以政治捐獻企圖影響澳洲的南海政策，最終分化澳洲與盟國間對南海議題的一致性。在 2019 年 2 月的農曆春節期間，黃向墨被澳洲移民部引用《反外國干預法》拒絕入籍並取消居留權，黃向墨乃改在香港置產並改回原名黃暢然。[51]

四、港口租借

澳洲北領地政府於 2015 年 10 月與中國嵐橋集團（Landbridge Group）簽署了總值 5.06 億澳元的租賃權協議，將達爾文港（Port of Darwin）碼頭與設施等租賃給這家與中國人民解放軍關係密切的商業集團。澳洲軍方高層對這集團獲得北領地達爾文港口 99 年的租賃權表示關注。[52] 達爾文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海軍港口，附近有美軍駐紮近 2,500 名海軍陸戰隊士兵，該港提供澳洲前往南海主權爭議水域最近路線，每年澳洲海軍和到訪的 100 多艘外國軍艦都會在達爾文港舉辦主要的美澳大型海軍演習和多國海軍演習。這個達爾文港的租借案並沒有在 2015 年澳美部長級雙邊會晤中提出討論，此引起了美澳與其他盟國的疑慮，因為以後進出達爾文港都可能需要經由中方監控。值得注意的是，這租借案與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佈局有絕對的關係。

---

[49] "Sam Dastyari contradicted South China Sea policy a day after Chinese donor's alleged threat,"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17/jun/05/sam-dastyari-contradicted-south-china-sea-policy-a-day-after-chinese-donors-alleged-threat> (June 5, 2017).

[50] Katharine Murphy, "Sam Dastyari told to resign from Senate positions after China revelation,"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17/nov/30/sam-dastyari-told-to-resign-from-senate-positions-after-china-revelation> (November 29, 2017).

[51] Primrose Riordan, "Billionaire political donor Huang Xiangmo appeals cancellation of permanent visa in Australia," *The Australian*, <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national-affairs/billionaire-political-donor-huang-xiangmo-appeals-cancellation-of-permanent-visa-in-australia/news-story/e28769d4bbd02029a59f2151a61fb590> (February 10, 2019).

[52] Summer Zhen, "Chinese company Landbridge wins 99-year lease on northern Australia's Darwin port," *South Morning China Post*, <https://www.scmp.com/business/companies/article/1867514/chinese-company-landbridge-wins-99-year-lease-northern-australias> (October 14, 2015).

五、科技剽竊

中國解放軍在過去的 10 年間共派遣了多達 2,500 名具軍方身分的「研究人員」，前往美國、英國、澳洲、新加坡、德國等國，以留學、學術交流與合著學術論文等方式，參與並蒐集最新的軍事相關科技。澳洲與美國於 2012 年的美澳武器條約中，已經將澳洲大學研究納入管制範圍，但是中國國防大學仍藉由合作開發之名義，派遣軍方人員赴澳洲進行研究交流，從澳洲大學重要國家科學研究項目中，有系統性剽竊大量技術並轉移至中國軍方，這被中國《解放軍報》稱為「異國採花，中華釀蜜」的策略。[53] 相關研究項目包括：太空、人工智能、無人車和電腦工程等在內的敏感領域，而這些技術可能有助中國軍事科技能力的提升並且運用在戰場上。[54]

澳洲大學科學家與中國軍事研究人員的合作，相當有可能危及澳洲與美國軍事戰略聯盟的關係。[55] 例如：楊學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也是國防科學技術大學軍事科學研究院院長，是解放軍電腦科學專家，曾與新南威爾斯大學與雪梨科技大學專家在超級電腦研究方面有密切合作，並共同發表多篇相關學術論文。[56] 此外，新南威爾斯大學電腦工程薛京靈教授從 2008 年開始接受中國軍事科學院的補助研發天河系列超級電腦（Tianhe series supercomputers）。[57] 這些交流合作只是冰山一角，獲得澳洲技術將有助於中共先進戰機設計與測試戰術核彈，也會提升解放軍的軍事威懾力與中國的霸權影響力。

---

[53] 王握文、朱七峰，「走出國門，黨組織生活不掉線」，**中國軍網**，<http://dangjian.people.com.cn/n/2015/0701/c117092-27237158.html>（2015 年 7 月 1 日）。「異國採花，中華釀蜜」這句話出自於「走出國門，黨組織生活不掉線」一文，原刊登於「異國採花，中華釀蜜」這句話出自於「走出國門，黨組織生活不掉線」，**解放軍報**，2015 年 7 月 1 日，第 10 版。

[54] Tom Iggulde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accused of sharing military technology with China," *ABC News*, <www.abc.net.au/news/2017-12-15/universities-sharing-military-technology-with-china/9260496> (December 15, 2017).

[55] Alex Joske, "Picking Flowers, Making Honey-The Chinese military's collaboration with foreign universities," *Policy Brief*, No. 10 (2018), pp. 1-25.

[56] Clive Hamilton and Alex Joske,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are helping China's military surpass the United State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https://www.smh.com.au/world/australian-universities-are-helping-chinas-military-surpass-the-united-states-20171024-gz780x.html> (October 27, 2017).

[57] *Ibid*.

六、學術操縱

一般人總是認為學術圈是比較中立的，學術界能以獨立而且客觀的方式進行中國研究，以及提供評論中國的正面與負面看法。然而，中立的學術界對中共而言好處更大，因為控制學術界可以形塑對中國當局有利的公共輿論，所以中共一直沒放棄對學術界的滲透。

以雪梨科技大學（UTS）澳中關係研究所（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 ACRI）為例，該研究所係周澤榮與黃向墨於 2014 年投資建立，並以黃向墨為首屆主席，澳洲前外交部長 Bob Carr 離開公職後乃成為該研究所的執行長。[58] 其實，雪梨科技大學本來就有一個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中國中心，由於法輪功成員被允許在該中心開辦辦畫展，中共便施壓要求雪梨科技大學把原來的中國中心關閉，並透過中國商人的捐款創設一個親共的澳中關係研究所取而代之。[59] 再者，雪梨科技大學的研究中國人權專家馮崇義教授，他是出生於中國的澳洲公民，也因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回到中國後被中國國安單位審問並扣押，後來在國際施壓下重獲自由回到雪梨。[60] 馮崇義與該研究所都是在同一所學校，但該研究所卻拒絕他參與研究，儘管他們強調該所是獨立的研究機構且學術研究不受影響。

七、煽動留學生

中國是向西方國家輸出留學生的主要國家之一，大批留學生不僅增加當地大學高等教育經費，也提供充分高級學術研究人力。在中共海外情報工作架構下，留學生是最可以利用的對象。目前，中共對海外中國留學生的監控至少有以下兩層面。

---

[58] Rachel Baxendale, “Huang Xiangmo’s $ 1.8m gift to Bob Carr’s think tank queried,” *The Australian*, <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national-affairs/foreign-affairs/huang-xiangmos-18m-gift-to-bob-carrs-think-tank-queried/news-story/01b3a78639c266cc6124cd9e5cb65737> (December 13, 2017).

[59] Jame Leibold, “The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 doesn’t belong at UTS,” *The Conversation*,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australia-china-relations-institute-doesnt-belong-at-uts-78743> (June 5, 2017).

[60] 張沛元，「馮崇義被迫同意噤聲中國才放人」，**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091226>（2017 年 4 月 3 日）；Emily Tate, “China Bars Professor from Returning to Australia,” *Inside Higher Ed*,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quicktakes/2017/03/27/china-bars-professor-returning-australia> (March 27, 2017)。

（一）監控中國留學生組織

除廣設孔子學院外，目前中國在西方主要大學都有成立「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簡稱學聯），很多大學的學聯在組織章程或網站中的介紹都有說明是接受中國駐該國外館的指導。值得注意的是，學聯的學生幹部幾乎都是忠黨愛國的共產黨員擔任，他們是中國外館與學聯之間的橋樑。中國外館會向學聯提供活動經費與諮詢之方式對其直接管控，利用學聯來監視社會運動、法輪功與其他異議人士等，並藉以獲得最直接的國外相關情報。[61] 中國外館給學聯錢這種事情是心照不宣的，但原則上在澳洲設立的學聯不應該拿外國（中國）政府的錢，因為學聯是在澳洲註冊的，而並非是在中國註冊的，故應遵守當地國家的法律才是。

（二）利用中國學生愛國心

澳洲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所長費羅（Merriden Varrall）於 2017 年 7 月 31 日在《紐約時報》發表題為「中國對澳洲開放風氣的威脅」的評論文章，提到關於中國領事館監控當地中國學者與留學生，並鼓勵舉發那些對共產黨的異議人士。澳洲境內目前有約 15 萬中國留學生，由於不少留學生已將中共意識型態內化並代表北京立場，所以會對大學課堂中的日本議題、兩岸議題、西藏問題、南中國海議題和人權議題等，感到憤怒和反感，並試圖影響課堂中的自由論述。[62] 這個現象將不利澳洲自由開放的高等教育環境；倘若再加上中共有意的煽動民族主義，澳洲大學學術與言論自由風氣則將會受到嚴重挑戰。

肆、澳洲對中國銳實力入侵的因應作為

多年來，中國在澳洲撒大錢廣設孔子學院，並給予研究計畫與獎學金，收買學者和學生、用鉅額政治獻金影響政黨、操縱媒體為其宣傳、收買政客為

---

[61] Anders Corr, “Ban Official Chinese Student Organizations Abroad,” *Forbes*, <https://www.forbes.com/sites/anderscorr/2017/06/04/ban-official-chinese-student-organizations-abroad/> (June 4, 2017).

[62] Merriden Varrall, “A Chinese Threat to Australian Openness,”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7/07/31/opinion/australia-chinese-students.html> (July 31, 2017).

其關說、高薪雇用退休前總理、部長、國會議員等為其做事，已到明目張膽的程度。根據澳洲墨爾本大學（University of Melbourne）法學院的「金錢與民主資料庫」（Dollars and Democracy Database ）與澳洲選舉員會（Australian Electoral Commission）的統計資料顯示，自 2000 年以來，澳洲有幾乎 80% 的國外政治獻金是來自中國。[63] 在以金錢為運作載體的中國銳實力影響下，中國對澳洲的經濟滲透與政治干預幾乎已經達到了無所不入的境界，此更直接影響到了澳洲的外交政策的方向。原則上，將國外政治獻金來源與流向「透明化」是因應中國銳實力作為最好防禦，[64] 在澳洲媒體自主性的揭發並公開中國在澳洲的滲透與干預行為之外，目前澳洲政府的防禦措施如下：

一、強化情報組織

澳洲憂心外國政治干預，將影響國家安全；對此，澳洲安全情報組織（Austral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ASIO）擬全面清查情報體系。此次清查計畫將由澳洲前情報局長理查森（Dennis Richardson）主導，將針對國家、地方情報機關如何共享訊息、情資等進行檢視，國內外情蒐相關單位也將配合這次清查。澳洲檢察總長波特（Christian Porter）表示，此次清查也是 ASIO 自 1970 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檢視行動。澳洲受到間諜及外國干政的影響，國安問題持續變化，情報單位需擁有能發揮效率及核心功能的組織及工具，以確保澳洲國家安全。ASIO 局長 Duncan Lewis 提到，當代間諜活動比冷戰時期還多，目前在外國對澳洲的干預是「空前廣泛」（unprecedented scale）並企圖影響與形塑澳洲當局的觀點。[65]

---

[63] Luke Henriques Gomes, “Nearly 80 per cent of foreign political donations come from China, data shows,” *The New Daily*, <https://thenewdaily.com.au/news/national/2017/12/10/chinese-donations-australia/> (December 10, 2017).

[64] Editorial Staff, “What to do about China’s sharp power,” *The Economist*,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7/12/14/what-to-do-about-chinas-sharp-power> (December 14, 2017).

[65] Tara Francis Chan, “Australia’s intelligence chief warns of ‘unprecedented' foreign interference with more spies now than during the Cold War,” *Business Insider*, <www.businessinsider.com/australian-intelligence-head-sounds-alarm-over-unprecedented-foreign-interference-2018-5> (May 24, 2018).

二、成立反間諜部

澳洲內政部（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目前成立了一個國家反間諜部門（National Counter Foreign Interference Division），將澳洲安全情報局（ASIO）、聯邦警察 (AFP）、國防部、外交貿易部和其它關鍵的政府機構聯合起來，以共同對抗外國間諜行動。澳洲政府於 6 月份在內政部直接設立「國家反外國干預協調官」（National Counter Foreign Interference Coordinator）一職與澳洲的反恐怖主義協調官職位類似，從事有關反外國間諜政策、行動和社區互動方面的工作，以提高應對外來威脅與顛覆的反應能力。[66]ASIO 與 AFP 組成的新反間諜聯合專案組，將參照目前的聯合反恐專案組（Joint Counter Terrorism Taskforce）模式建立和運作。按照這一模式，聯邦警察將派特工參加聯合反間諜專案組，效法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反間諜部門的運作，對代表外國政府刺探情報或實施影響力的嫌疑人進行調查。

三、立法防止顛覆

澳洲法律原本不禁止來自其它國家的政治獻金，澳洲政府對於來自其它國家的捐款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唯獨來自中國的政治獻金不透明，澳洲當局完全不知道它的來源與途徑，也就是說中國用各種方式掩蓋資金的來源，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澳洲要立法。因為澳洲缺乏相關的國家安全法來規範不透明的外國政治獻金，所以澳洲當局去年推出《選舉法修正案》（選舉資金改革法案）試圖將國內外的政治獻金區分開來，遏止外國勢力干預內政。此外，澳洲政府也效法美國《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的立法和應用情況。[67] 實際上澳洲所要推動的是《國家安全法修正案》，內容包括：《反間諜法》（Anti-Espionage Law）與《反外國干預法》（Anti-Foreign Interference Law）。[68] 在新法案中，所有外國企業或個人不得提供政治獻金，為外國或外國

---

[66] Nick McKenzie and Richard Baker, “AFP and ASIO to co-operate on China investigation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afp-and-asio-to-co-operate-on-china-investigations-20180129-p4yz0n.html> (January 30, 2018).

[67] 參考： National Security Division,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Unit (FARA),”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www.fara.gov> (2018)。

[68] Michelle Grattan, “China furious, as Government and Labor unite on barriers against foreign interference,” *ABC News*, <www.abc.net.au/news/2018-06-08/china-angry-australian-anti-espionage-laws-political-unity/9848116> (June 8, 2018).

機構工作的人士需註冊，而干擾澳洲民主發展、政策方向、政治權利或義務的行為，即使不涉間諜行動，亦會被視作犯罪，這法案來源基本上是跟美國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是雷同的。

四、加強民主教育

很多中國人民移民海外之後，雖然身處西方民主國家，但是他們仍然對中共忠誠且對中國抱持民族主義情感。西方民主國家政府必須特別關注中共對海外華人移民社群的統戰行動，因為統戰的反情報活動會威脅到海外華人移民社群中的異議人士，並對當地民主價值造成挑戰。[69] 嚴格來說，澳洲政府以立法方式作為防範措施並無法全面反制外國干預、滲透與顛覆。面對中國統戰手段，民主國家可藉由教育提升公民社會的民主價值，並強化個別公民的民主意識，以維持一個透明且自由開放的政治社會，而這可以說是因應中國統戰的最佳防禦方式。

五、鞏固同盟關係

為因應威權中國對民主澳洲的顛覆，除了曝光中國入侵的楔式戰略手段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呼籲民主國家聯手抵制中國紅色滲透。澳洲國家安全主要是建立在與以美國為首的同盟關係，澳洲發表的《2016 國防白皮書》[70] 與《2017 外交政策白皮書》[71] 內容中，都強調要確保以及強化美澳同盟是澳洲的外交戰略主軸，並以此為建構穩定的澳中關係的基礎，顯然澳洲仍是以美澳同盟為其與中國互動的安全保障。此外，面對中國大舉干預民主國家政治與經濟，並大量投資外國的敏感科技相關公司，在美國為首的「五眼聯盟」情報分享與監控合作下，該聯盟國家紛紛提出限制中國滲透法案，以及監控中國在全球的投資案與併購案。澳洲為「五眼聯盟」之一員，美國與澳洲抵制華為公司的立場相當一致。[72]

---

[69] Jonas Parello-Plesner and Belinda Li, *op. cit*., p. 46.

[70]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6 Defense White Paper* (Canberra, AU: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6), pp. 14; 41-43.

[71]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Opportunity, Security, Strength* (Canberra, AU: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2017), p. 7.

[72] Fergus Hunter, "Five Eyes Intelligence Partners Threaten to Name and Shame Foreign Interference Perpetrator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five-eyes-

在地緣政治上，澳洲是南太平洋地區重要的國家，是中國在戰略上要極力拉攏之對象，讓其脫離美國權勢範圍、變成中國霸權下的友邦。[73] 如同澳洲的戰略策略中心（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專家 Malcolm Davis 提到：「北京嘗試威脅澳洲，要澳洲承認有關中共滲透和蓄意招控制澳洲政治過程的行為是合理合法的。」此外，「北京的最終目標是使澳洲與中國交好，遠離美國並且最終結束與美國盟友關係。」[74] 由此可知，中國以銳實力對澳洲操作楔式戰略的意圖相當明顯。

雖然澳洲當局目前已經積極在內政與外交方面防範中國銳實力的衝擊與楔式戰略的操作，然而在民主政治的架構內對抗中國銳實力入侵時，究竟要如何確保人權並且避免獵巫行動式的恐懼在開放社會發生？再者，又要如何鞏固同盟關係以因應中國攻勢性的影響力？這不僅是澳洲，也是所有民主國家面對中國崛起所要正視的問題。

六、轉移經貿市場

因在澳洲經貿上有很的大程度是依賴中國，因此中國得以利用經濟的統戰手段（銳實力）來滲透並影響澳洲的政治社會與外交決策。再者，在美中貿易戰的期間，澳洲當然也會成為貿易戰火率先波及的對象。為避免被滲透與影響，澳洲除了於 2018 年 6 月 28 日通過《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法案》與《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案》，明文禁止外國政治獻金以打擊和防止國外勢力介入國內政治。澳洲當局在 2018 年 7 月更公布了一項《印度經濟戰略 2035》（An India Economic Strategy to 2035）報告，[75] 內容明確表達澳洲應改善現階段經貿過度依賴中國市場的現況，並計劃到 2035 年要將印度提升為澳洲前三大出口標的，以期降低澳洲經濟發展中過度依賴中國所帶來的危機。

根據新加坡《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分析，中美貿易戰升級，提

---

intelligence-partners-threaten-to-name-and-shame-foreign-interference-perpetrators-20180830-p500ts.html> (August 30, 2018).

[73] Jonas Parello-Plesner and Belinda Li, *op. cit*., p. 4.

[74] Bill Birtles, "China lodges official complaint after Malcolm Turnbull's comments about foreign interference," *ABC News*, <www.abc.net.au/news/2017-12-09/china-lodges-official-complaint-after-turnbulls-comments/9242630> (December 9, 2017).

[75] Mr Peter N Varghese AO, "An India Economic Strategy to 2035: Navigating from Potential to Delivery, A report to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https://dfat.gov.au/geo/india/ies/index.html> (2018).

高關稅將導致澳洲 10 年內損失約 5,000 億澳元，以及約 6 萬個工作機會。即使貿易戰不再升級，澳洲 GDP 仍會在 5 年後下降 0.3%，經濟損失高達 360 億澳元。[76] 為減少對中國經濟過度依賴，以避免受到中國政經滲透與美中貿易戰影響的雙重戰略思維下，澳洲政府對強化與印度雙邊經貿關係信心滿滿，甚至認為應該優先選擇印度，而非把中國做為未來 20 年的優先經濟合作夥伴。

伍、結論

中國銳實力擴張的主要是藉由經濟途徑來影響民主國家，並藉由楔式戰略的操作來進行滲透與分化民主國家的內政與外交，其戰略目的不外乎就是要統戰一個親中的民主國家，壓縮美國在區域上的影響力，並降低美國對中國的威脅。近年來，由於西方研究單位與媒體對中國銳實力的分析，已經喚起民主國家對中國滲透的戒心，使得中國要在以美國為主的民主聯盟之間操作楔式戰略越來越不容易。一般而言，中國對民主國家的經濟滲透和政治干預手段的直接結果難以觀察，即使有結果也不會被承認，就像坎培拉當局對於中國入侵的反應與指控，被北京當局形容成「不負責任且歇斯底里」和「妖魔化中國」等，但這些中國手段若是沒有產生實質作用與效果的話，北京應該不會花錢在國外買影響力，而且這影響力的確發揮了一定政治與經濟效果。

民主政治貴在寬容，然而已故的政治哲學家 Karl Popper 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書中提到「無限的寬容必將導致寬容的消失」（Unlimited tolerance must lead to the disappearance of tolerance）。[77] 換言之，若對中國共產黨無聲入侵的姑息，必將導致民主價值的崩壞，因為對民主信仰與價值的破壞就是開放社會的敵人。筆者認為澳洲案例經由媒體報導已經喚醒了很多民主國家的政府與人民，並激勵他們去重新審視在其國家邊境內中國的各式活動。因此，很多人開始思考，允許中國在這國際與國內擁有如此以經濟為基礎的影響力，將會為國家安全帶來危險。從經濟發展與擴張的角度，

---

[76] Jonathan Pearlman, “Australia Fears Fallout from US-China Trade War,” *The Straits Times*,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australianz/australia-fears-fallout-from-us-china-trade-war> (September 29, 2018).

[77] The paradox states that if a society is tolerant without limit, their ability to be tolerant will eventually be seized or destroyed by the intolerant. Refer to Karl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513.

當代中國對民主國家政經滲透的影響力、規模，以及對自由民主價值的顛覆，筆者認為要比俄羅斯嚴重得多，只是由於各種原因而沒有完全被攤在陽光下。

澳洲長期對中國經濟過度依賴，警惕不足，加上中國佈局南海與並對南太區域進行長期統戰，使得澳洲近年面對中國銳實力攻勢所進行的防禦似乎為時已晚，形勢嚴峻，台灣必須以澳洲個案為鑑。近期，中國愈來愈積極對台灣發動滲透及統戰工作，透過招待到中國旅行、提供工作或貿易機會、金錢贊助等手段，招募台灣的政界、商界人士或犯罪組織，讓他們支持台灣被中國統一，藉以破壞台灣社會穩定、壓制獨立運動，損害台灣政府。雖然台灣雖然不像過去澳洲一樣允許外國的政治捐獻，但是來台灣大陸人士，像是留學生、學者、企業主、陸配、遊客等並不在少數，加上有著相同的語言與文化背景，中共要全面滲透台灣並非難事。面對中共無所不用其極的滲透手段，為保障民主自由體制，我國除了強化國安體系、國安法規與情報網部署外，更應強化敵我意識、鞏固我國民主價值，以及落實全民國防之保密防諜工作。

（收稿：108 年 2 月 21 日，修正 108 年 4 月 21 日，接受 108 年 5 月 27 日）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中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司，**中國外交**（2005 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 年）。

王握文、朱七峰，「走出國門，黨組織生活不掉線」，**中國軍網**，<http://dangjian.people.com.cn/n/2015/0701/c117092-27237158.html>（2015 年 7 月 1 日）。

吳介聲，「中國把澳洲當成『大後院』，台灣想當中國的什麼」，**上報**，<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5251>（2018 年 7 月 30 日）。

李芊，「澳籍華裔富商涉合謀賄賂聯合國高官」，**MSN 新聞**，<https://www.msn.com/zh-tw/news/world/ 澳籍華裔富商涉合謀賄賂聯合國高官 /ar-AAxGoGr>（2018 年 5 月 23 日）。

烏錫非，**新譯六韜讀本**（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張沛元，「馮崇義被迫同意噤聲中國才放人」，**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091226>（2017 年 4 月 3 日）。

張盟麗，**孫子兵法**（台南：文國書局，1996 年）。

陳宥樺，「權力與影響：中國對於澳洲的政治與學術滲透」，**新社會政策**，第 52 期（2017 年），頁 76-79。

黃恩浩，「中共在澳大利亞的政經滲透途徑與作為」，**台北論壇**，<http://140.119.184.164/view_pdf/394.pdf >（2017 年 8 月 24 日）。

黃恩浩，「從澳洲 2017 年外交白皮書解讀中型國家的安全觀」，**台北論壇**，<http://140.119.184.164/view_pdf/427.pdf>（2018 年 1 月 3 日）。

趙文志，**中國大陸經濟外交的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出版社，2016 年）。

英文部分

"Chinese donor Huang Xiangmo's $2 million party challenge to Liberal and Labor," *NEWS.COM.AU*, <https://www.news.com.au/national/politics/chinese-donor-huang-xiangmos-2-million-party-challenge-to-liberal-and-labor/news-story/17d8d657e5347ec173d64cfa8f50cb99> (March 2, 2018).

"Sam Dastyari contradicted South China Sea policy a day after Chinese donor's alleged threat,"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17/jun/05/sam-dastyari-contradicted-south-china-sea-policy-a-day-after-chinese-donors-alleged-threat> (June 5, 2017).

"What to do about China's sharp power," *The Economist*,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7/12/14/what-to-do-about-chinas-sharp-power> (December 14, 2017).

"Woman Involved in U.N. Corruption Case Is Given 20 Months in Prison,"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6/07/30/afternoonupdate/woman-involved-in-un-corruption-case-is-given-20-months-in-prison.html> (July 26, 2017).

Abe, Shinzo,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barrier=accesspaylog> (December 27, 2012).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6 Defense White Paper* (Canberra, AU: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6).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Opportunity, Security, Strength* (Canberra, AU: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2017).

Baldwin, David, *Economic Statecraf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Baxendale, Rachel, "Huang Xiangmo's $ 1.8m gift to Bob Carr's think tank queried," *The Australian*, <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national-affairs/foreign-affairs/huang-xiangmos-18m-gift-to-bob-carrs-think-tank-queried/news-story/01b3a78639c266cc6124cd9e5cb65737> (December 13, 2017).

Birtles, Bill, "China lodges official complaint after Malcolm Turnbull's comments about foreign interference," *ABC News*, <www.abc.net.au/news/2017-12-09/china-lodges-official-complaint-after-turnbulls-comments/9242630> (December 9, 2017).

Brady, Anne-Marie, "Magic Weapons: China's Political Influence Activities under Xi Jinping," *Wilson Center*, <https://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for_website_magicweaponsanne-mariesbradyseptember2017.pdf> (2017).

Byron, John and Robert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Kang Sheng, the Evil Genius*

Behind Mao and His Legacy of Terror in People's Chin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Chan, Tara Francis, "Australia's intelligence chief warns of 'unprecedented' foreign interference with more spies now than during the Cold War," *Business Insider*, <www.businessinsider.com/australian-intelligence-head-sounds-alarm-over-unprecedented-foreign-interference-2018-5> (May 24, 2018).

Corr, Anders, "Ban Official Chinese Student Organizations Abroad," *Forbes*, <https://www.forbes.com/sites/anderscorr/2017/06/04/ban-official-chinese-student-organizations-abroad/> (June 4, 2017).

Crawford, Timothy,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2011), pp. 155-189.

Crawford, Timothy, "Wedge Strategy, Balancing, and the Deviant Case of Spain, 1940-41,"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1 (2008), pp. 1-38.

Gomes, Luke Henriques, "Nearly 80 per cent of foreign political donations come from China, data shows," *The New Daily*, <https://thenewdaily.com.au/news/national/2017/12/10/chinese-donations-australia/> (December 10, 2017).

Grattan, Michelle, "China furious, as Government and Labor unite on barriers against foreign interference," *ABC News*, <www.abc.net.au/news/2018-06-08/china-angry-australian-anti-espionage-laws-political-unity/9848116> (June 8, 2018).

Hamilton, Clive and Alex Joske,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are helping China's military surpass the United State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https://www.smh.com.au/world/australian-universities-are-helping-chinas-military-surpass-the-united-states-20171024-gz780x.html> (October 27, 2017).

Hunter, Fergus, "Five Eyes Intelligence Partners Threaten to Name and Shame Foreign Interference Perpetrator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five-eyes-intelligence-partners-threaten-to-name-and-shame-foreign-interference-perpetrators-20180830-p500ts.html> (August 30, 2018).

Iggulden, Tom,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Accused of Sharing Military Technology with China," *ABC News*, <www.abc.net.au/news/2017-12-15/universities-sharing-military-technology-with-china/9260496> (December 15, 2017).

Izumikawa, Yasuhiro, "To Coerce or Reward? Theorizing Wedge Strategies in

Alliance Politics," *Security Studies*, Vol. 22, No. 3 (2013), pp. 498-531.

Joske, Alex, "Framing the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hip," *The Strategist*,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framing-australia-china-relationship/> (April 24, 2018).

Joske, Alex, "Picking Flowers, Making Honey-The Chinese military's collaboration with foreign universities," *Policy Brief*, No. 10 (2018), pp. 1-25.

Khalilzad, Zalmay, "The Case for Congagement with China," *National Interest*, <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e-case-congagement-china-21232> (June 19, 2017).

Leibold, Jame, "The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 doesn't belong at UTS," *The Conversation*,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australia-china-relations-institute-doesnt-belong-at-uts-78743> (June 5, 2017).

Levy, Jack S. and William R. Thompson, *Causes of War* (Chichester, UK: Wiley-Blackwell, 2010).

Levy, Jack, "What Do Great Powers Balance Against and When?" in T. V. Paul, James Wirtz and Micha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McKenzie, Nick and Richard Baker, "AFP and ASIO to co-operate on China investigation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afp-and-asio-to-co-operate-on-china-investigations-20180129-p4yz0n.html> (January 30, 2018).

McKenzie, Nick, Chris Uhlmann, Richard Baker and Daniel Flitton, "Sheri Yan, Jailed for Bribing UN Official, Was Target of Secret ASIO Raid in 2015," *ABC News*, <http://www.abc.net.au/news/2017-06-05/sheri-yan-suspected-of-being-spy-secret-asio-raid/8585278> (June 6, 2017).

McKenzie, Nick, Richard Baker, Sashka Koloff and Chris Uhlman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ower and influence in Australia," *ABC News*, <www.abc.net.au/news/2017-06-04/the-chinese-communist-partys-power-and-influence-in-australia/8584270> (March 29, 2018).

Murphy, Katharine, "Sam Dastyari told to resign from Senate positions after China revelation,"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17/nov/30/sam-dastyari-told-to-resign-from-senate-positions-after-china-revelation> (November 29, 2017).

National Security Division,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Unit (FARA),"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www.fara.gov> (2018).

Nye, Joseph,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O'Neil, Andrew, "Five Eyes and the Perils of an Asymmetric Alliance," *Australian Outlook*, <http://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five-eyes-asymmetric-alliance/> (July 27, 2017).

Parello-Plesner, Jonas and Belinda Li,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oreign Interference Operations: How the U.S. and Other Democracies Should Respond* (Washington DC: Hudson Institute, 2018).

Parker, Sybil P., ed., *McGraw-Hill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92).

Pearlman, Jonathan, "Australia fears fallout from US-China trade war," *The Straits Times*,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australianz/australia-fears-fallout-from-us-china-trade-war> (September 29, 2018).

Popper, Karl,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Riordan, Primrose, "Billionaire political donor Huang Xiangmo appeals cancellation of permanent visa in Australia," *The Australian*, <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national-affairs/billionaire-political-donor-huang-xiangmo-appeals-cancellation-of-permanent-visa-in-australia/news-story/e28769d4bbd02029a59f2151a61fb590> (February 10, 2019).

Tate, Emily, "China Bars Professor from Returning to Australia," *Inside Higher Ed*,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quicktakes/2017/03/27/china-bars-professor-returning-australia> (March 27, 2017).

Varghese AO, Peter N., *An India Economic Strategy to 2035: Navigating from Potential to Delivery,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https://dfat.gov.au/geo/india/ies/index.html> (April, 2018).

Varrall, Merriden, "A Chinese Threat to Australian Openness,"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7/07/31/opinion/australia-chinese-students.html> (July 31, 2017).

Vasquez, John A.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Walker, Christopher and Jessica Ludwig,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in the Democratic World* (Washington DC: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2017).

Wood, Chris, "Why An Obscure Memoir By A Former Australian Diplomat and Veteran of Hong Kong's Phoenix TV Is Creating A Flutter," *Post Magazine*, <http://www.scmp.com/magazines/post-magazine/short-reads/article/2097505/why-obscure-memoir-former-australian-diplomat> (June 9, 2017).

Yoo, Hyon Joo, "China's Friendly Offensive Toward Japan in the 1950s: The Theory of Wedge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ian Perspective*, Vol. 39, No. 1 (2015), pp. 1-26.

Zhen, Summer, "Chinese Company Landbridge Wins 99-Year Lease on Northern Australia's Darwin Port," *South Morning China Post*, <https://www.scmp.com/business/companies/article/1867514/chinese-company-landbridge-wins-99-year-lease-northern-australias> (October 14, 2015).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46 (2018.12) pp. 33-61
DOI: 10.30413/TJIR.201812_(46).0002

Australia's Security under China's Sharp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dge Strategy

Huang, Paul An-Hao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Division of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Abstract

Given the strategic expansion of China and the strategic need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ustralia in recent years has rapidly emerged as a geopolitical hotspot and a pivot power. With the rise of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lmost all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have already felt the pressure of the economic influence and political interference from China. Australia in the South Pacific region is no exception. China is infiltrating Australia's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with the so-called "sharp power "which has become a catch-up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referring to external influence targeting democracies. Beijing's behavior has also caused Canberra to be more vigilant about the "economic diplomacy" means of charm offensive from this red giant, since 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 is significantly based on the US-centered multilateral security alliance. Once China successfully penetrates Australia's political system, this will weaken allies' trust in Australia and shake up 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 How does Beijing operate sharp power to influence Australia? To explore such question in depth, this initial study examines China's sharp power in Australia by using the perspective of wedge strategy.

Keywords: Economic Infiltration, Political Interference, Sharp Power, Wedge Strategy